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燕劍秋

燕劍秋，山西靈石人。少有膂力，喜習武事。能挽強躍駿，馳騁原野，弋飛射走，割鮮下酒，習以為常。嘗逐一猛獸，入深山中，數日不出，人疑其已死矣。及歸，則頓改前行，折節讀書，閉戶靜坐，抱膝長吟，有造門訪者，謝弗見。舅氏為杭州太守，馳書招之。生素聞西湖名勝，思往一遊，束裝就道，路經漢臯，逆旅中逢一羽流，神志瀟灑，狀頗不凡。生揖而與語，言多玄妙。異之，詢何往。謂將有蘇杭之行。生曰：「然則與子同途，正可賦偕行之什也。」因問：「煉師道號？」曰：「余固蜀人也，少在峨眉山上從師習燒煉鉛汞之術，冀成外丹。及長，知其不足學，遂往勞山，住持上清宮之翰飛，即我師也，賜號靜修，授以符籙。觀子玉骨珊珊，身有道氣，盡可結方外交。惟余夙有孤癖，臥榻之側，不容他人鼾睡，請同寓異室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諾。謹如命。」由是日則聯鑪共話，夜則同席傾談。靜修固嗜酒，生亦豪於飲，對酌飛觴，往往達旦。一日，生偶話南海鮮荔甘美異常，今久不領略此異味矣。靜修曰：「此亦何難。」飛符頃刻取至，則枝頭零露猶，鮮紅可愛，一若新摘於樹者；擘而食之，色香味俱備。生因是服其神。靜修笑曰：「此不過遊戲小技耳，狡獪神通，初何足尚！」繼而至南徐，經北固，登金焦兩山，流連匝月。生因繪《焦山夢隱圖》，遍征題詠。靜修曰：「我向有同學世妹隱於此間，今求之不得，殆已移居梁溪。當與君求之慧泉山畔，庶或遇焉。」生從之。山麓有淮提庵者，為女冠清修之所。漱霞仙史，琴川世家女子，父固名秀才，有聲庠序間，締婚名族，將嫁而夫亡，悲怨盈懷，誓隨泉壤。戚串委婉勸導，遂入空門，第未祝發耳。仙史心慧色妍，頗解文字，生具潔癖，而又多病，才名既盛，志趣益高，以致兩妒風欺，不見容於流俗，因而閉門謝客，習靜養痾，時人罕睹其面。其下有女弟子三人，皆有豔名，長曰蕙仙，次曰蘭仙，三曰芸仙，梁溪人為之語曰：「蓉湖三仙，少者尤妍。」生有友鉢池山人者，素識漱霞，往來最密，曾贈以七律二章，用志鴻雪因緣。

其一云：

少年豔說武陵春，今日○舟始問津。  
雞犬懶迎塵世客，桃花偏媚避秦人。  
未參禪悅修清果，得睹優曇證夙因。  
何物與卿堪比潔，在山泉水淨無塵。

其二曰：

維摩善病性疏慵，含笑拈花示色空。  
大白滿浮醉山色，小紅傳唱遏春風。  
從來知己心能印，況復多情佛本同。  
賴有神通龍象力，居然身到蕊珠宮。

於時鉢池山人以勾當公事，亦來梁溪，適與生相值。生既聞其名而羨之，即乞鉢池為介，一蓉湖，同往過訪。時蘭蕙二仙並詣鄰寺，惟芸仙在，出而應客。生一見傾心，神為之奪，贈以素縷四端，日本珍品也。漱霞特設盛筵於彌羅閣中。酒半，芸仙托故辭去，匿不復出。生興索然，遂別歸，以告靜修，縷述其神情態度。靜修曰：「此必余世妹也。君如屬意，敬當代作蹇■，何如？」生躍然起曰：「誠余所願，不敢請也。」

翌日，遂偕靜修逕叩禪關。三女冠並出相迓。芸仙一見靜修，即曰：「兄何時來此？吾師現住青霞山修道，時有書來，謂內丹已成，不日衝舉，特以丹砂一粒見賜，言服之可蔽形斂跡，入木石水火，並無所害。妹將擇庚申日禮門餐之，隨後深入空山，靜證前修，不復再履塵世矣。」靜修笑曰：「此事談何容易？非數百年苦功，不能臻此境界。汝尚有塵緣未了，須待六○年，方能坐隱。」因指生曰：「此即汝之情魔也。」芸仙秋波回盼，不覺紅潮暈頰，即欲翩然卻入。蘭蕙二仙留之曰：「少坐亦何妨事。」靜修附耳語生曰：「君與彼緣雖至而情未至也，試以子掌來，我書一符於掌心，可戲拍其肩，彼即為情所絆矣。」生如其言，芸仙嫣然一笑，殊不足怒容。蕙仙曰：「君將左挹浮邱袖，右拍洪崖肩乎？」

正言間，漱霞已設宴款生，兩賓四主，履舄交錯，杯中酒作紺碧色，味甘而冽。漱霞曰：「此蜀山中猴採百果釀成，閱○二年始飲。每逢歲首，猴於山麓瀕水處，陳列數○甕，近山鄉人掉扁舟載果實米穀以往，視甕數若干，亦積作若干堆，然後攜甕以去，售販遠方，頗得重值。猴伺人去遠，群往搬運。歲恒如此，謂之『猴市』，酒謂『猴釀』，飲之延壽，世多寶之，非佳客不出也。以煉師高行，敬以為獻。」生贊歎不絕口，罄無算爵。漱霞目生而笑曰：「今夕君恐不能歸矣。此酒質醞而性遲，醉必作三日睡，不減於中山千日酒也。」生頗弗信。頃之，肌膚悉作桃花色，玉山漸倒。靜修親掖之至芸仙房，芸仙曰：「師兄何惡作劇！」靜修曰：「前緣已定，不可違也。子善待之，吾行矣。」

芸仙篋中故藏有醒酒丸，取以納生口中，倉卒間誤取丹砂，入口須臾，酒氣盡消，面上光彩頓爾發越，生遽欠伸作倦態，曰：「美哉，睡乎！」忽睹芸仙秉燭立於旁，肅然起立曰：「余醉，累卿不眠，何以為情？」芸仙微笑不語。生自覺體中有異，骨節通靈，能兩手高舉躡空而行，能穿牆壁了無窒礙。芸仙心疑，翻視蓋篋，丹砂已失，而醒酒丸故在。因歎曰：「此殆數也！」乃謂生曰：「子今服靈藥，可冀長生。余頻年擇婿，正欲得磨鏡者流而事之，子既身有仙骨，正可為余嘉耦，不意一粒丹砂，竟作君姻緣簿中之如意珠，事之難以預料也如此哉！」

芸仙既歸生，即偕靜修泛舟金閶，獅林、虎阜，排日清游。時拙政園半已荒廢，怡園規模雖日漸開拓，究不免山林而在城市，惟留園距城不遠，而為境頗廣，畫船燈舫，士女如雲。芸仙已改作時世妝，靜修尚服黃冠。岸旁觀者凡見芸仙，無不驚其豔冶，幾疑閬苑神仙挾許飛瓊而下降紅塵也。靜修遍閱船家姝，以沈金蘭為翹楚，頗加賞識。生曰：「何不招來侑觴？」適左紅玉從歌浦來，能唱粵謳，裝如意能演戲劇，京腔、崑曲，無不擅長，咸羅致之。既夕，新月已上，微波不興，泊舟方基，群畢集，發聲初唱，音韻悠揚，少頃，急管繁弦，歌喉忽縱，響可遏雲，脆堪裂帛，一時東舫西船，悄然傾聽，無一嘩者。蓋吳人聞粵妓歌謳自此始，故以為奇。生至西冷，則舅氏已改官豫省，入都引見。薄游四日，靜修別去，謂生曰：「可以離世網矣，恐障礙愈深，難脫屣於名利場也。」後芸仙與生偕隱於天台，不知所終。